

抗疫日紧，受命一线。在高风险区见一酒店有人居住并挂着警戒线，警惕性极高的警察告知：住的都是 犟总 ，同样的 犟总 酒店在中风险区也有一个。

不知是哪位高人发明了 犟总 一词，给紧张的抗疫增添了一丝诙谐，一时竟成为庸城上上下下的 口头禅 。

犟：是指固执。老大庸人把 脾气大，性格顽固，喜欢反其道而行之 的人称之为 犟遭瘟 。而不服从管理，不居家隔离，违反了防疫纪律规定的人自然十分符合这个标准；又因为 犟遭瘟 这个词不好听，是粗话， 犟总 一词竟脱口而出，也确实恰如其分！于是，被禁足在家，快憋疯了旅游

1975 年，我在奥斯陆的易莱哲电器公司工作。当时，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文员。

有一天中午，我们的老板易莱哲先生离开了公司，他不知道去了哪儿，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整理材料时，电话响了。我通常是没有权力接这个电话的，但易莱哲先生不在这里，我只能接了起来。

我找易莱哲先生！对方说。抱歉，先生，易莱哲先生离开了公司，您可以告知您的姓名和电话吗？我会在这里留一张纸条，让易莱哲先生回来后就给您打电话，可以吗？ 我问。

这是一个好主意，我叫安东尼。 接着，对方说完他的电话号码后就挂掉了电话。

随后，我写了一张纸条放在了易莱哲先生的办公桌上，可一直到了下班时间，易莱哲先生还没有回到公司。我向我的同事和上司求助，我希望能找到易莱哲先生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在下班时间去哪儿才能找到他。

我只知道他家居住在卡尔 贝尔纳广

也说 犟总

□云海

人士就 私人订制 推出了 犟总十四日游 。犟总十四日游，4200 元 / 人，住宿：13 晚四星以上酒店，双标（含单房差）或单间；餐：13 早 27 正；保证吃饭（无特色餐）；车：24 小时免费专车接送；线路特色：零购物、零自费；报名方式：走出小区门口即可。

满以为自此老老实实，哪知道不信邪的人还是有。 犟总 们被警察给组了团，竟

产生了 犟总 酒店。

犟总 者表现有三：一是不当回事，常讲 XX 算个什么。什么事都以为只是讲一讲，并不真干。二是任性，常讲 你有什么相干。你讲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我行我素，不听劝阻。三是老子天下第一，常讲 你咬得我的什么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不知道锅锅是铁打的。

对付 犟总 ，老大庸人也有一句话，

120 分钟的责任

□原著：迪娜尼 安 多雷米斯【挪威】 编译：李克红

场的后面，但我没去过，另外我想告诉你，下班时间到了，你就不用管这些了！ 我的上司菲莉帕女士不无善意地提醒我说。

我不太赞同菲莉帕女士的话，我觉得我是接电话的人，我需要负这个责任。更何况，我现在至少知道了易莱哲先生的家在卡尔 贝尔纳广场的后面，我想我能找到他。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那里，我每摁响一个门铃就问： 这里是易莱哲先生的家吗？或者您知道易莱哲先生的家在哪儿吗？

每个来开门的人都对我摇头，有的人似乎思考了片刻，但最终还是摇头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我问到一个经营咖啡店的胖男人，他问我说： 你是说那个经营电器公司的易莱哲先生吗？

当我对他点头的时候，他哈哈地笑着指前面一栋白色的房子告诉我，那里就是易莱哲先生的家。当我走过去摁想门铃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易莱哲先生，他正在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吃晚饭。原来，今天是他的大儿子刚从英国回来。

当我告诉易莱哲先生，有个名叫安东尼的人打电话找他的时候，易莱哲先生非常意外又非常赞赏地说： 你就为了这件事情到处在找我？感谢你，我立刻给他打电话！

我终于放下心来来了。到这时，距下班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 120 分钟。

当我步行回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，我给安东尼先生打去了电话，我问他易莱哲先生有没有给他回电

叫 三句好话赶不上一马棒 。果不其然，警察一出面， 犟总 都不见。

曾突发奇想，要不要把 犟总 注册商标？除了 犟总 酒店，还会有 犟总 餐馆、犟总 车队、犟总 旅行社、犟总 理发店、犟总 游乐场 至少要做一些印有 我是犟总 字样的文化衫，等疫情过后，看满大街的人穿着走来走去，岂不有趣？

想还是算了！

庸人 不能犟，继往开来，有容乃大；顶天立地，不易谓庸。 国际张 更不能犟，少些蛮干，尊崇法治才有希望。

话，安东尼先生非常高兴地说： 他已经打我电话了，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责任心的人！

几周后的一天中午，易莱哲先生突然让人叫我去他的办公室，办公室里还坐着另一个男子。易莱哲先生为我们做了介绍，原来他就是安东尼先生。安东尼先生递过来一份合约对我说： 这份合约是我起草的，我要以你作为公司代表和我签这份合约，如果某天你不在这家公司了，我们的合约也就终止了，你的责任心使我认为你是这家公司里最值得信任的人！

我有些为难地看向易莱哲先生，易莱哲先生也微笑着点头示意我签字。就这样，我因为这 120 分钟的责任心，为公司换回了一张价值 200 万克朗的合约。

现在，我已经是易莱哲电器公司的副总经理，我经常对别人说： 只要你愿意比别人多承担一点责任，你就能比别人多一些机会。



渔舟唱晓 罗树妹 摄



红军树

□朱和成

善是一道光

□颜克存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： 不以恶小而为之，不以善小而不为 ，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。善是人之纯良，自身有光，既能照亮别人，也能照亮自己。

与人为善，与己为善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生活中，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今日我们善心帮别人一次使其度过难关，他日我们有需帮助也会接受别人善举。善是人心散发的一道光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国学大师季羨林在北京大学任副校长时，曾帮入学新生看行李；大文豪鲁迅曾多次接受寿怀鉴先生的帮助，一度视他为亲人；而鲁迅先生后来也将善心传递了下去，文坛巨匠矛盾都曾受过他的帮助。帮助别人与接受别人帮助，都是一次次爱的传递，光在照人，有道是有爱人心暖，有光天不寒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就是一个善心有光的热心肠，平日里谁遇到了困难，不管是认识的还是陌生人，只要被她看见了，他都要尽其所能帮助别人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骑着脚踏三轮车的老人在小区里收废品，装了满满一三轮车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由于出小区的路有些陡，他使出浑身力气试了好几次也没能把车子开出去，每次车子行到一半又倒退了

回来，十分危险，眼见此景，父亲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，还一边跑一边叫我也过去帮忙，就这样，在我父亲的助推之下，满载货物的车子成功地开出了小区大门，老人感动的连连回头向我们道谢。

看着老人离开的背影，我忍不住开口问父亲： 平日有人说最好要离老人远一点，您这不仅不远离还主动往上凑，难道就不怕万一有个什么意外而讹上您吗？ 面对我的问题，父亲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笑着说了一句： 如果刚才那位收废品的老人是我，你帮是不帮？人都会老的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多。 父亲简短的一句话，顿时听得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没好意思再说什么。因为此时此刻，父亲的善，就如一道闪闪的光，照耀了我的心。

古人云： 善为至宝，一生用之不尽；心作良田，百世耗之有余。 人有善念，便可口吐莲花，心有光明，日必多行善事。 善言善行，表达的是一片暖心好意，传递的是信任欢乐，留下的是光明温情。讲善言，行善事，止一恶念，断一恶举，久而久之，人生便只剩下快乐和幸福。

善是一道光，既能给予他人温暖，也能照亮自己内心。人生在世， 江湖 路远，与人为善，与己为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贺捷生将军的散文我看了多篇，唯独《去成都看红军哥哥》和《去看一棵树》让我不能忘怀。

贺将军去成都看望哥哥向轩时那年已是九十高龄。当年只有七岁的向轩看着自己母亲被敌人杀害，从枪林弹雨中跑出去，跌跌爬爬，伤痕累累在贵州边地的大山里找到他大舅贺龙，从湖北鹤峰到黔东南中间相隔着好几个县，那要翻多少山，涉过多少水，这种艰辛谁敢想象，也不敢想象。

贺将军看望的那棵树就在我家门口，张家界市慈利县溪口镇樟树村。这棵在风雨中生长了千多年的古樟树，像传说，是绝唱。这棵树没有生长在高岗上，而是顶天立地地生长在我家前面一片开阔的河滩上，年复一年地守护着身边的那片坪地，那条似乎恒古以来就环绕着这片坪地静静流淌的澧水河。远远望去，那伸向天空粗大的树枝，像天地间竖起的旗杆。

这棵树下，当年贺龙元帅带领红军收编了地方武装，开展了著名的 棉花山战役 ；也是在这棵树下，贺龙元帅与萧克、王震、贺炳炎等一千将领商讨军事。这棵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。

这棵树下，是我们儿时的乐园。小伙伴们常在这里一起捉迷藏、跑圈圈。当过赤卫队员的叔叔每天都要来这棵树下，看看这棵树，又看看远方。更多的时候，叔叔会给我们讲贺龙元帅当年的故事。他说，自从贺龙带着红军队伍离开这里后，这棵树就被当地人称为了红军树，他们说，红军一定还会回来的。

上个世纪 60 年代，生长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仍然在苦难中挣扎，邻居之间相互借东借西是常事，有时候母亲还要我拿着杯子向邻家借盐。这里的房屋除了几栋吊脚楼外大都是岩屋，只有苏维埃区政府旧址是两层转角吊脚楼，很显眼。这里没有公路，更没有铁路，当时人们出门办事只能走沿河的 官道 ，要不就乘船顺澧水而下或逆澧水而上。

十八岁那年我应征入伍。当时县城的房屋都不高，且高低不一，有些房屋还是板壁屋。大街上车辆寥寥无几，倒是 慢慢游 （三轮自行车）随手可招。

在部队十几年的服役中，我加入了党组织，并且成为了一名武警军官。无数次的组织学习，使我了解到更多历史，了解到我们的伟大的党经历过无数的磨难。了解到像贺龙元帅一样的更多革命先驱们为了和平与自由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。

每年我都要回家乡一次，看望心中难舍的山水和年迈的父母。每次都要在这棵树下伫立许久，仰望这棵树，瞩目这块土地。每一次回家乡都不一样：先是杨柳广铁从苏维埃区政府旧址后方通过，继而是水泥硬化的公路进了村。

这棵树和这块红色的土地永远吸引着我，呼喊着我。1998 年我没有留恋省城长沙的繁荣，决然转业回到县文化局，做了一名文化宣传干事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随着张家界市旅游业的做大做强，这里又开始人声鼎沸，红旗招展。红二六军团会议旧址、吊脚楼、岩屋，特别是那青石板街，都成了旅游胜景。

随着大建设大发展的推进，这里面貌日新月异。这里有了老街和新街。老街主要是红二六军团会议旧址、吊脚楼、青石板街，几十米远处就是新街，数公里都是两层的楼房，两车道公路从果林旁向前伸去，几百亩的沙坪都种植着藤梨和黄桃。

一桥畅通南北，张家界 冰雪世界 ，维也纳国际连锁酒店，以社区综合、农耕美食、野宿拓展、文化体验，集旅游、人文、休闲、住宿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特色 张家界樟树营乡村休闲，都在这棵红军树周围繁荣。

中国在腾飞，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也在蓬勃发展。红军树依然伫立在那里。那些逝去的英烈们如果在天有知，他们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想念刘本银

□覃大钰

辛丑岁桂月之初一日。德尔塔疫情期间，隔离无事。忽翻来田正雅先生所著《紫荆花絮》诗词集一读。

此书系正雅兄同其父田澧泉先生合著，其序言为我所撰。书中还刊有作者同我于诗词唱和中的些许作品，其中也蕴涵了难以忘怀的许多往事。

在第 130 页上，我看到了我写给刘本银先生的一首《梦横塘》词。

其词云：

梦横塘 寄刘本银先生
少年无畏，盛饯恭逢，敢摩师旷琴瑟。足下当时，也是个，雄才英物。天雨狼行，谷深多隘，栋梁埋没。自滩前系统，壁上闲观，江中水，潮头客。

从来耿介风流，都清衣血气，伟岸眉骨。往事非烟，忘不了，殷勤常忆。问康乐，吟歌弄墨，料道青春旧颜色。尘世蜉蝣，有君知我，便今生难得。

这首词，我已无原稿，而且遗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几年前，正雅先生刊印后送我书时，我粗略翻了一遍，但没注意到这一页。

《梦横塘》词读来如见故人，让我且惊且喜，百感涌集。

疫情已久，多年未见，不知本银兄近况何如？我很是想念他。

还是在退休后不久见过他一两次面的。之后我都在带小女儿的孩子，或陪玩，或接送。如有空闲，又总在菜园或书房盘桓，不大出小区大门，更遑论上街或乡下去。说实话，是有很多时候忘了去看望刘本银先生。

和本银先生相识结缘四十多年了，他是始终如一地关爱我的那种知音知己的朋友和兄长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通过熊隆友先生我在大庸县广播电视局认识了本银兄。他当时任广播电视台台长。

真是意气相投，一见如故。他的坦诚和豪爽之气，一下子就震撼和感染了我。

我当时在大庸二中任教高中语文。之后便收到了他用毛笔写来的一封好几页的信。信中文夹白，激情洋溢。引经据典，妙语连珠。

我于信中不仅感激于他的垂青和厚重，更学到了很多新鲜的典故知识。

啊。原来就象曾巩《寄欧阳舍人书》一样，古文，或曰古代散文或古代应用文，并非古人之专利，现代人书信也是一样可以拿来运用的。

这对于我后来的书信的文风，乃至于赋文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后来几次到他家里，他都和我坐谈深夜，仍不足意。便抵足而眠，畅叙至于通宵达旦。嫂夫人也怪而不责，笑着给我们下了面条。用过早餐，他们去上班，我便回教学哑学校了。

学校里有一个广播室交给我负责管理。我草拟了一个 大庸二中广播室招贤纳士 ，由熊廷魁老师手书，张贴在学校报栏里。根据学生们踊跃报名应聘的情况，我们聘用了足额的编辑、播音员和通讯员并通过短期培训，就正式开张了。

我们设立了好几个专栏节目（记得其中有一个叫 校苑新风 ），编写了导语，编定三班轮值播音的班次。广播室不但指导了学校的早操和课间操，还通过相关栏目，加强了学校管理。广播室经常播送的新人新事新风纪信息，不但振奋和鼓舞了广大师生，还对周边方圆几公里外的乡村社会也带来良好的风气影响。附近的农民说，二中的广播让我们方便了，早起晚归连钟表都不要了。

由于广播室办得有声有色，在全县也是个值得推广的典型。次年年底，刘本银先生代表县广播电视局把先进单位 匾牌送到学校来了。

我想，作为朋友，在工作上，就应该是相互支持，鼎足而立，遥相呼应。

只是后来，我听说本银先生调任官黎坪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了。

1989 年 3 月后，我改行从政，调往武陵源区参加组建工作。隐约听说本银兄犯了什么错误，纪委正在找他。我时任区教科文体广播电视筹备组负责人，很想去看他，但工作千头万绪，不得脱身。

那年秋天，他和王育久先生到武陵源看我。看他出来了，我很高兴，陪了他们好几天。

但他说，大钰，我对你是有意见的。我处于低潮时，好多人都冷落我。我好想你来看看我。谁知你也一样，生怕受到了牵连。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问题。

我连忙向他解释，但内心实在很惭愧。后来，他满六十岁时，尽管百事缠身，我还是请假从武陵源匆匆赶去为他祝寿。

这首词，极有可能是当时写给他的。这几年，我颇感人事变化很大。市、区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我多年没去武陵源，去了也认不得几个人了。我更听不得说，张三死了，李四也死了。王二麻子年纪轻轻的，也死了！

这张三、李四和王二麻子都是我们一起在武陵源建区时开荒种草的老同事、老战友啊！

偶尔上一趟车，在公交车和大街上，很难遇上一二个同辈老同志了。幸有认得的个把人，见面也是说，您老身体还很硬拔呀！

这让我马上想到自己，如今也是年逾古稀之人了。身体硬拔到恭维，值得庆幸。因为有些人还没活到我的这个年纪呢。

我比本银兄小一茬，今年也七十有二，本银兄应该八十出头了吧？

不知他现在境况何如？是否还住在市委大院旧居处？过几日，待膝盖伤痛缓解后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看看他去！

读着旧作，我含泪依前韵又作一首《梦横塘》，献给我的老哥刘本银先生。

其词如下：

梦横塘 再寄刘本银先生
杖乡游园，偕姬携孙，瞥耄谁可调瑟。万丈红尘，早识破，钱官何物。春种秋收，北风南雨，出生没没。看炊烟朝野，恩爱夫妻，临期限，皆迁客。

欣然退守山乡，栖书房菜地，遣我归骨。少小艰辛，如梦幻，那堪回忆。舞台上，衣冠粉墨，俗众迷茫问空色。借体修为，持心从善，此吾人新得。